

# 汉韵

Han yun

顾问：张洁

指导：石海玉 李晓丽

主编：吴鑫洋

美编：罗韵竹、陈慕琳、霍瑾

文编：郭舒莹、安香



# 卷首语

窗外，阳光明媚，痴痴的飞鸟从树梢落到地上。夏天的欢乐气氛弥散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夏花还没有卸妆，柳树还在风中摇动，叶子还稳稳地停在树上。美丽的事物在夏天一起绽放。

我们的故事始于四年前的夏末。满怀期待的我们在此聚首，一切于我们而言都是那样新奇。完全可以想象少年人第一次告别故乡的激动与狂热，半个月烈日当头的军训，我们也只是付之一笑；庆典晚会中，争先恐后，绝无半点自私之心；绿茵场上，呐喊争逐，全无一丝退缩之意；同学情手足义，无语表露，却总能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尽力相助……

我们的四年，没有波澜壮阔，但有我们自己的点点涟漪。在那么多个黄昏那么多个清晨，望着头顶那片相同的天空，一晃忽，一愣神，便又是一个黄昏和清晨过去了。

春天的丝雨为何总飘不停？

孤独的夏风揉碎露珠的梦。

秋日盈亏凝惯落叶的凋零，

寂寞的雪独守一冬的清冷。

四季更迭，夏天不能永远停留。

花开一季，我们等待而又流连。收掇着记忆碎片串成一串风铃，挂在风里叮当作响，直到思念像潮水一样涌来，淹没整个世界。

时间总是一晃一荡，就跑开了；

年华总是一深一浅，就过去了。

轻点水面，尽眺远方，雾气缭绕，只得迷茫。一别经年，企期再遇，流光追不及。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不由得我们无谓地多想。虽然不得不分开，但愿友情天长地久。不说永不相忘，不为最后的圆满，只在曾经的点点滴滴。

# 目录

老屋 .....	1
爱未央 .....	8
如果.....	18
霜落知秋.....	28
兔与精英.....	39
小艾——一个是棋子却不觉得自己是棋子的女人	45
视觉文化传播视阈下的汉语国际教育 .....	48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对日汉语语用教学初探 .....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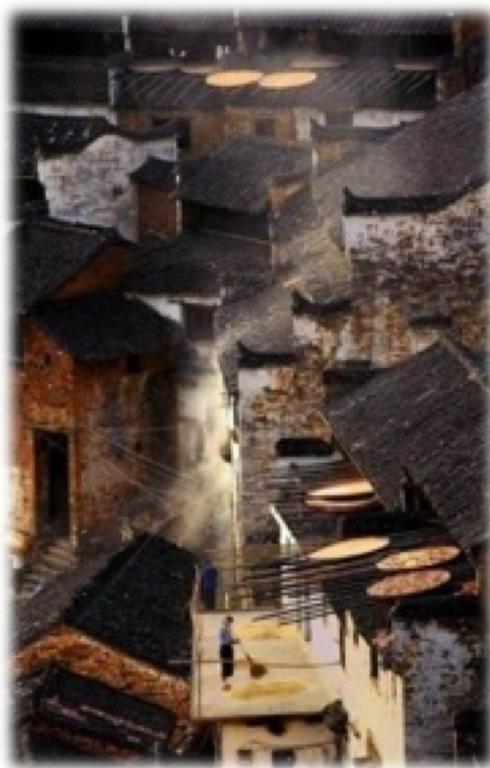
# 老屋

作者：曾郑敏

安南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天际，是极致却又破碎的美，安南想这么形容。许是夕阳过于迷人，许是安南太过沉醉，连月色被揉入黑夜也未发觉。月光洒下，为这座小镇镀上一层银色的光辉，恬静安详。

安南家住在这条老街的尽头，一座老屋在这条街上显得格外的突兀。其实本来不是的，以前的以前，在这条老街还没有被大机器所席卷而来的工业气息覆盖之前，这里还是曾经那个堪比世外桃源的小镇。

就像很多描写上世纪生活的小说里那样，街坊邻居互帮互助，谁家要是落了什么难，哪家都争先恐后的出手相助，就像争着在老师面前表现的小学生一样。生活在这样的镇上，是一种幸福，因为镇上的人们团结得很，这里是他们的家，是愿意用生命守护的家。



什么时候事情变得不一样了，记得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吧。一辆辆汽车开进了这座小镇，打破了本该属于它的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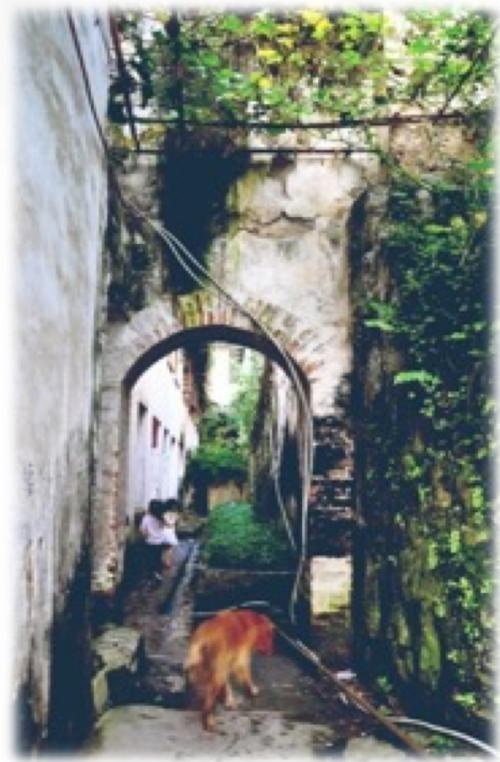
后来的后来，出了很多事，依稀记得谁家的农田被强行买去了，之后那一家就离开了这座小镇，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座座老屋掩埋在了废墟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小镇不再宁静，喧闹开始成为这里的主旋律，空气里不再有泥土的气息，家家户户都缩在那个四四方方用防盗门栓好的“家”里，好像一切都开始变了。

安南住的这栋老屋，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座老房子了。关于这座老屋，似乎有着太多太多故事，一切都似乎很远却又恍如发生在昨日，说是当年安南的祖父外出经商，后遭人暗算被骗到了这座小镇，祖父早年丧父，后来母亲不堪劳累也去了，了无牵挂的祖父就在当地干起了老本行，先是小本生意，后来凭着那份挚诚的心越做越大。但祖父也不是贪财的人，想是早年丧父的缘故，从小就晓得生活的不易，打生意做大后就雇了许多工人，都是本镇生活贫困的人。

或许是为了应验那句：好人终有好报，祖父邂逅了名镇一时的才女祖母，两人一见倾心。祖父长得并不好看，但一看面相就是个老实人，相比之下祖母那可谓是每个男人心头的一朵莲，可远观不可亵玩，两个明明那么不搭的人最后成了亲，住进了这座老屋。

后来啊，没有小说里的惊心动魄的情节，祖父祖母过着平平淡淡却知足的日子，只是这些日子多了些孩子。安南有三个伯伯，安南的爸爸是四兄弟中年纪最小的，打小就是所有人都宠着捧着，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哪里磕了碰了，所以也是最皮的一个，不和其他孩子比，就和自家的前面三个相比，一个个都是温润儒雅，哪有像他这样四处乱窜的。直到他爸要结婚了，一家子人都还是不放心，后来有了孩子，还生怕生出一个像他爸那样闹腾性格的孩子。所幸，安南像她妈，性子不急，总是稳稳当当的。还说当年安南她妈怀孕时一个不小心差点流产，后来好不容易才保住，怀着让孩子平平安安过一生的念头，就在名字里放了一个“安”，至于为什么叫安南而不是安北，安南也问过很多次，最后得到的答案也不过是，当时没想多，随便就取了。



安南的祖父是个念旧的人，在祖母去世后的那几年愣是没离开这座小镇，没离开那座老屋，那个他们的家。镇里的领导几次来家协商老屋改造的事情，最后也不过是灰溜溜地等到一个“不”字，祖父知道，他心里其实都知道，这座老屋有多少人盯着，只是他不愿也不能将这个他们的家埋在废墟里，这座屋子承载

了多少回忆啊，又怎么舍得呢。

想是思念过甚，祖父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好多次安南听见那个从不迷信的祖父对着自己低声呢喃：要是你外祖母回来找不到路怎么办，她是这么舍不得我们啊。每每安南听到这些心里就泛堵难过，就像儿时喝下口的中药那样苦，只是她不懂为什么自己心里是这么难受。

不同于外祖父的坚持，几位伯伯很是赞成镇里提出的方案，三番几次劝祖父答应，然而每次一和祖父提起，那个平日里和蔼慈祥的脸上便会即刻染上愠意，眉头紧锁沉下脸的模样愣是将几个伯伯吓却。祖父以为这样他们就不会再起那些心思，哪知只是面上不提，背地里却动起手脚。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祖父最后还是走了，在一个夜里，睡过去就再也没醒来。几位伯伯和伯母在祖父床前哭得不能自己，安南也很难过，但是没哭，只是心里好像被挖了一块，特别特别疼。

“叩叩”门外的敲门声唤回了安南的思绪，母亲声音从门外传来，“安南，睡了吗？早点休息，时间不早了。”安南关了灯，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似乎看到了祖父在对着她笑。

安南想起儿时祖父带着她到街上串门，安南就坐在祖父的肩



头，能看得很远很远，可以看到对门大娘在教训儿子，看到隔壁大伯在扫院子，可以看到好多现在看不到的东西。安南想起祖母抱着她给她念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安南听不懂，祖母告诉她说，以后就会懂了，安南一定也会找到那样对安南很好很好的人。

安南想起东街的小伙伴，想起

那条门前流过的河，想起祖父祖母不在了，终是没忍住，号啕大哭。她想起儿时走路摔了哭得不能自己，祖母抱起她说，女孩子的眼泪是很值钱的，不能轻易掉的，想起祖母用手轻轻帮她擦干眼角的泪。安南想，再也没有人抱着她串门了，再也没有人会给她念诗，会在她摔倒后告诉她不能掉眼泪了。想着想着，困意便渐渐浓了。

梦里很吵，一向温和的大伯正在同二伯三伯争论不休，言辞激烈，依稀间听到什么“父亲死了，财产本该就是我的……”“父亲在世时就是我在管理，这些怎么说也是我的……”

安南有些恍惚，茫然，无措，难以置信，甚至于恐惧，太多复杂涌上心头一时竟说不清是什么情绪。只是理智在刻意逃避，她想

逃，逃离这个让她压抑窒息的空间。安南迫切地想要去告诉父母，想要从爸妈那寻求一个答案，或许更准确的说是安慰。

安南有些慌乱，疾步向父母房间奔去，匆忙的脚步却在经过大厅时渐渐停下。安南小心翼翼地立在距父母相隔不远的阴影中，她听见父亲同镇上领导说“我们同意镇里提出的方案，你们尽管放心，麻烦你们了……”熟悉脸上的谄媚笑意太过陌生，太不真切可又真实发生着。

安南认得那个领导，祖父在世时便经常出没在这个家中。即便光线过暗，安南却依然望到了他在听到父亲回答时眼中溢出的喜悦。明明隐在阴影中，安南却觉得自己眼睛似是经历强光直射，刺眼得厉害。

安南不懂。为什么一夕之间大家都变了？祖父才刚刚离开不久，这个曾经幸福的家怎么就破碎不堪了？安南告诉自己，肯定是她听错了，平日总是把她捧在手心宠着的伯伯又怎么会这么做？父亲最怕祖父也最听祖父的话，又怎么会不顾祖父的遗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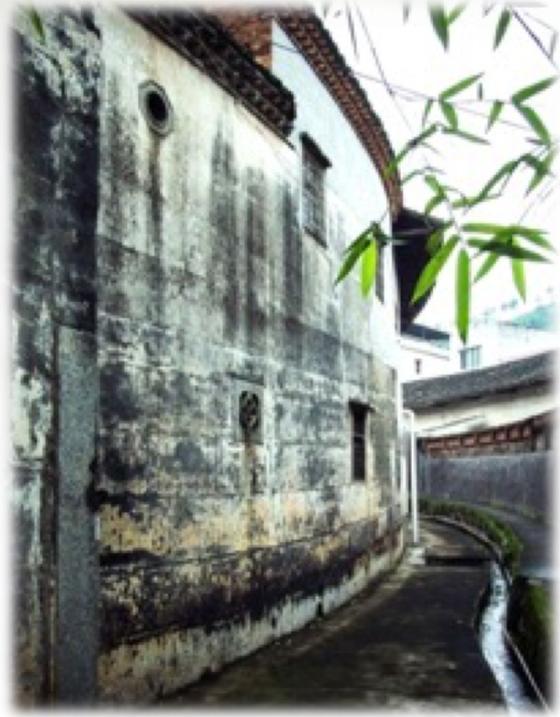
安南真的不懂，大人的世界太复杂了。安南想，如果可以不长大多就好了，如果祖父还在就好了，如果一切都还是原来那样……

“安南，安南，起来了……”安南感到有人在轻轻拍打自己的手，挣扎着醒来，安南坐在床上，有些呆滞。回想方才经历的原来是个梦，不禁松了一口气，转而听见“快点起来收拾收拾，我们搬家去……”

搬家？安南想肯定是自己梦还没醒，没事搬什么家？揉揉惺忪

的睡眠打算醒醒神，见安南还傻愣在床上不知想什么，母亲再次催促。安南意识到是真的要搬家，可是为什么呢？

安南整理完出来，看到门口停了许多车子，安南知道那是镇里的车，车旁大伯和镇长在商量着什么。母亲拉过在一旁发呆的安南，坐上其中一辆，司机启动车，车子渐行渐远，直到老屋消失在了安南的视线之中，再也不看不见。车上气氛尴尬凝重，安南沉默不语，一路无言。



车子驶离小镇，渐渐远离身后的喧嚣与尘土。安南回望了眼那座小镇，觉得它还是那座她记忆中的小镇，只是又有些不一样，却又说不上是哪里变了。恍惚间，安南仿佛听到了祖父的声音，轻轻呢喃着，如儿时哄自己睡觉一般温柔。

“安南啊…安南啊…安于南方…好啊…”那么近。那么远。

# 爱未央

作者：张玮祎

我接到医院的通知急急忙忙赶往医院的时候，手术已经进行了一大半。

爱人攥着我的手安慰我说没事的，他用力到我的皮肤上都留下了浅白的指印，后来他告诉我那时我面色惨白、毫无唇色，似乎下一秒就会晕倒过去，他只能希望握紧我的手能给我力量。

这是妈妈第三次住院，情况比之前都要严重。

我尽力避免去设想最糟糕的情况，向单位请了长假，除了医院家里两头跑，也几乎没留给我胡思乱想的时间。爱人替我分担了不少，

妈妈生病到病危，他一直在操劳，还要负责女儿的上下学接送，他拥抱着我，吻轻轻地落在我的额头，他知道这样会给我慰藉，这也是妈妈常对我做的。这一场拉锯战持续到半夜，来势汹汹，医生几乎要救不回来，熬过这一晚后，妈妈的情况突然好转，几乎要回到住院以前，让人不觉得她已经是各项器官都在衰竭的老太太。医生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好好珍惜最后的时光，她在出院许可上签了字，回光返照，我明



白这个意思。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爱人去地下车库取车，我和女儿一人牵着妈妈的一只手，她更加瘦了，褶皱的皮肤包裹着嶙峋的骨骼，女儿很开心外婆要和我们一起回家，她仰起头对妈妈说自己在学了特别厉害的舞蹈一定比外婆更像一只狐狸，想要跳给外婆看。我和妈妈一起笑了，妈妈缓慢地抬起手拍了拍女儿的小脑瓜，然后转头对我笑，眉眼弯在一起瞧不见已经不再明亮的棕黑色眼眸。“回家吧”妈妈声音沙哑，我差一点没忍住落泪。

我并非母亲和妈妈亲生的，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事情，孩提时代的记忆早已模糊，但并非完全忘记。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亲生父母因为车祸死亡，老一辈早年间大概是都相继去离世了，叔叔伯伯们推三阻四，一片混乱中我被一个身材很好且高挑，说话时像一只狐狸一样娇娇俏俏的女人，三言两语，然后牵着离开了争吵抚养和遗产的房子，我一时并不清楚这个只在过年时才能见一面的女人应该叫“mama”还是“niangniang”（用上海话读）。她带我去吃了全世界最好吃的海鲜汤，带我去父母去世前许诺我一起去的游乐场，还给我买了粉红色的棉花糖。夜幕降临的时候，霓虹灯在她的周围圈出了五颜六色的光晕，她蹲下来认真的看着我，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

于是我和她一起回家了。

她似乎也并不清楚我应该如何称呼她，我们一起躺在温暖且厚实的超大的床上，理了半天她果断放弃了，她的金色长发上有水蜜桃的香味，她弯起眉眼对我笑的样子又傻又温柔：“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吧，kiki、佳琪，叫许佳琪也行。”我把脸埋进了枕头里，我想我的妈妈了，她的身上也有水蜜桃的味道，她总是会奖励我水蜜桃味的棒棒糖或是准备一颗水蜜桃当做我的午餐加餐，我背着我的小书包晃悠晃悠地去学校，她就站在我的身后的晨光里偷偷地看着我跑远。我抱着她的脖子嚎啕大哭，眼泪全落在了她的睡衣领口上，她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替我顺气，声音在我耳边尽是柔软，卧室壁灯透出的暖黄色灯光勾勒出她的轮廓，她轻轻吻在我的额头上，那晚以后我再也不像之前的一段日子里一样夜夜梦中尽是满目的红色。



我决定叫她妈妈。

如同妈妈之前告诉我的那些称呼，我听到很多人会叫她佳琪，我也听到那些总是纠正我该叫姐姐的阿姨

们叫她 kiki，只有一个人，叫她许佳琪。

但每次她叫佳琪，叫得百转千回的时候妈妈总是会拿起沙发上的靠枕砸向她。

我其实一开始不太喜欢那个人的，她第一次出现在家里的时候踏着一双又细又高的高跟鞋，手里还抱着一个行李箱，穿着非常正式，板正笔挺的西装一丝不苟的包裹着她的曲线，她哒哒哒地走过来，蹲下，瞧了我半天就忽然伸手揉我的头，把妈妈早上替我扎好的辫子弄乱了。我非常生气，气鼓鼓地瞪着她，她似乎是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可是等妈妈从厨房出来，她却恶人先告状，撇了嘴极其委屈：“许佳琪，她瞪我。”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和我们一起分享一桌子的美食，我觉得她是新来的，但她熟练地从碗柜里拿出碗筷摆好，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就换下了西装，布朗熊的家居服重新渲染了她身上的气质突然间温和了下来，她和我面对面坐，看看我又看看妈妈，还偷笑，然后就被妈妈拍了后脑勺。不好好吃饭是会被打的，我可不像她。



后来我和她“和解”了，她的旅行箱打开了冒出了一个超级大的熊先生。为了表达我想与她交好的意愿，我率先自我介绍，她盘踞着腿坐在地上，抱着手臂一边点头一边笑，她和别人不一样，她不想让我叫她阿姨，说是太生分，更加不能叫姐姐，说这样她就比妈妈低了一个辈分，所以让我称

呼母亲。然而从那天起除非有什么重要的事，我就一直直呼她的大名戴萌。

回到家后妈妈有些疲惫，我扶她到房间休息，替她掖好被子，她朝我眨眨眼睛，囫圇着从嘴里溜出一句辛苦了。我摇摇头，生命是一场漫长的轮回，小时候妈妈是如何照顾我的，如今我就该如何照顾她。

女儿悄悄从房门口探出头来，我竖起食指放在嘴边朝她嘘声，她也有样学样，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抱着我的腿，她手里还抱着一本童话书。

“妈妈，外婆如果睡不着，我就给她读故事。”

我把她抱起来，粉嫩的小脸蹭上去又光滑又有弹性，我用鼻子拱拱她的鼻子，“外婆已经睡着了。”

小时候我是一个很喜欢听睡前故事的小朋友，但是妈妈很少给我讲故事，担当这个重担的，往往是戴萌。她说妈妈就是一个跳舞的，编不来故事，而且大人的故事很复杂，我会听不懂。

“那我能听大人的故事吗？”

“恩……等你长大吧。”

“什么时候是长大？”

“就是等你发现你已经是大人的时候。”

戴萌说的话我很难懂，但她讲的故事我却听得很开心，除了每个小朋友都知道的白雪公主、睡美人，她也自己编故

事，比如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小偶像。

“我知道，是妈妈，我看过照片的。”

“才不是，我讲的是我。”

“妈妈一定比你厉害，因为我看见妈妈是站在前面的。”



“其实你妈妈也就跳舞比我好看一点点，长得比我好看一点点，笑起来比我可爱一点点……不然我们可以 battle 一下。”

可我没有看过她们 battle，戴萌也已经很久不跳舞了，她不像妈妈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她很忙，每天抱着厚厚的卷宗，她嘴皮子很溜，我听别人都叫她戴律师。可每次妈妈说她的时候她总是一句都反驳不出来，比如她衣服总是乱扔，比如出卫生间不关灯，比如我偷吃零食她替我打掩护。戴萌站得比我端正多了，妈妈没有理会她紧张兮兮、磕磕绊绊的解释，我觉得妈妈生气了。

她惩罚我一礼拜不可以吃彩虹糖，罚戴萌一礼拜不可以吃她煮的饭。

这是很残酷的严刑了，头两天戴萌还好，除了眼睛巴巴望着餐桌上的美食不能动筷子以外，她扒拉着自己煮的面条也没有过多怨言，第三天就开始了讨好妈妈的征途，甚至开始主动收衣服，打扫卫生间。其实妈妈是很容易心软的人，我很早就发现了，只是戴萌似乎有更多的法子加快妈妈心软

的进程，同时她也有各种办法逗妈妈笑。戴萌趴在厨房的门上，开始天花乱坠地吹嘘妈妈的厨艺，我觉得她一定把唐诗三百首抄了下来，她又朝我眨眨眼，我就学着她的样子趴在门上，放软了声音糯糯的说妈妈，戴萌很可怜了。

妈妈一下子就笑了，拿着锅铲无可奈何地看着我们，戴萌求来了无罪释放，我在盛饭的时候发现今天锅里的米饭比前两天多煮了些。

戴萌根本不会做饭，唯一一次还是因为妈妈生病了要吃粥，所以戴萌就给她的妈妈视频，远程指挥。



我在之前见过一次戴奶奶，妈妈要出国表演，戴萌把我抱上了她的车子，边把我放在儿童椅上，边说什么以前一个人的时候点点外卖就好了，现在为了我长身体，得好好吃饭。她开车回了自己家，在电梯里她又朝我谈了战术，她让我一定要发挥这张脸的可爱优势，攻略家里的老太太，至于老爷子完全不强求。

戴奶奶真的很喜欢我，在饭桌上还净往我碗里夹菜，我觉得我非常有可能吃不下，向戴萌求助，她却笑嘻嘻地认可奶奶的做法，“对，多吃点。”也同她说的，戴爷爷是个很严肃的人，我们是在饭点到的家，我看见戴爷爷第一面就是他

从卧室走出来到餐桌旁，我看见戴萌站起来叫了声爸，可是戴爷爷没有搭理她。一开始我觉得爷爷是不喜欢我的，直到周末，离开的前一天，我去客厅玩看见爷爷奶奶在看电视，奶奶招呼我过去吃水果，刚坐下，电视机忽然调到了动画片的频道，回头看爷爷放下遥控器，还是板着一张脸。

第二天奶奶在楼下送我们走，我看见戴萌有意无意地朝楼上望，我就牵着她的手朝楼上在浇花的爷爷挥手再见。爷爷淡淡的回了一句路上小心，然后就转身回了屋子。

戴萌心情大好，好到在机场接到妈妈之后她抱着妈妈的手臂不停得晃。“回家吧。”人潮在身边来来往往，妈妈回握住她伸出的手，眼底的笑意明朗在熟悉的对视里。

我推了所有的事情好好地陪伴着妈妈，我每天陪着她去公园散步，春天樱花一簇簇拥着盛开，花瓣稀稀疏疏的落到她的肩头，她似乎还是年轻的姑娘，站在樱花树下浅浅地笑，等着来接她的爱人。

很多时候，妈妈坐在阳台的椅子上，身上盖着薄薄的毯子，手里摊开一本书，女儿喜欢听外婆讲故事，好像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听过现在要妈妈补会来，她慢慢地讲，女儿趴在她的腿上，认真地听，我托她的福，也算是找补回一点小时候的愿望。

家里的书柜里有专门几排都是放妈妈的手账本，到如今我大概算是一字不落的读完了。妈妈一直写到几年前，戴萌

去世那年，她就再也不会去写了。

女儿趴在妈妈腿上睡着了，妈妈一边轻拍着她，一边和我聊天，我们说小时候的趣事，说我们一起去旅行，说我第一次和她吵架，说我第一次交男朋友。我们讲到有一年冬天，我们在外面跨年，零点的时候伴随着烟花和此起彼伏的新年快乐，妈妈在寒夜里却依旧温暖的吻落在我的额头，然后她揽着我，蒙住我的眼。其实她的指缝并没有完全合拢，所以我知道，她的另一只手搭在戴萌的肩上，在跨过新年的第一声呼吸里，她们在接吻。这当然不是她们第一次无视我的存在，但更多的时候，是戴萌把手放在我头上把我的视线转开，后来变成戴萌的一个眼神示意，我就自觉地转身了。其实她们从不在我面前去刻意避免，比如戴萌回家后会亲亲妈妈亲亲我，或者她们坐在一起看书工作靠近的时候就会拥吻，又或者妈妈在厨房做饭戴萌回家了身子软软地下下巴抵在她肩膀上，妈妈会悄悄吻在她嘴边。

而我记忆深刻的，是戴萌去世的时候，妈妈吻上她的眼睛，说，晚安。

葬礼结束妈妈也没有落泪，而到如今，妈妈也一次都没有去过墓地。

“你知道吗？最开始我想啊，如果我不去看她，那她不过就是出差出远门了，可她年轻的时候那么浪那么多小姑娘叫她‘老公’会不会不要我了，遇到更好的了，后来我又觉

得，我去看她，她知道了肯定很嘚瑟，说看吧就知道你会来看我。”妈妈微微摇头，眼里都是温柔的笑意：“以前她说过只要你回来了，这场公演我就没有遗憾了。说的也是……我现在啊，是真的有些想她了。”

她转头看向我，另一只手停在我的手背上，手心里的暖意覆盖着我的手，风吹过她的白发，春意里的花香藏在风里一起在她身边打转，“我知道，我也想她了。”

“我爱她，她也爱我，我能感受到她一直在这里，她没有离开。”妈妈捂着自己心口的位置，她替我揩去眼角的泪水，她知道其实我很难接受戴萌的离世，“我们也非常爱你，你让我们感受到了幸福，……别难过，她可不希望看见你哭。”

就像，我最近看到了她突然更新的手账本里面只写了普希金的一句话：但是在你孤独、悲伤的日子，请你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并且说，有人在思念我，在世间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就这样安详的走了，睡下后就没能再睁开眼睛，我意外地没有流泪，只是轻轻地吻上了她的眼睛。

晚安，妈妈。